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斯文變相 第十回 激義憤痛上萬言書 數恩仇冤沉一字獄

卻說章木仁揉開了眼睛，見那鬧亂的不是別人，卻是錢五花子。這錢五花子，本來排行是五，名叫寤華，是南京城裡極講求時務的，寤華兩字，便是要喊醒中華的意思。不過他講求的時務，並不是當真的為國家起見，專門的想弄幾個銅錢，考那本城的書院和那格致書院、求志書院，騙幾文膏火用的，所以大家便借他寤華兩字的字音，叫他錢五花子。當下章木仁一班學生，拿起報紙一瞧，只是北方一帶，土匪蠢動，畿輔情形，很為危險，這幾句說話。柳樹人趁著這句話岔開了，便落得擱起筆來，詩也不做了，聽那錢五花子指天畫地的，談那北方的風土民情，應派如何招撫、如何剿辦、如何的練兵、如何的善後，夾七雜八的，畫了幾十條策。冷鏡微本來年紀小，天良還沒有斷喪的，便發了一個願心，向錢五花子道：「既是寤翁這樣的般般大才，何不約幾位朋友，做一道萬言書，前去伏闕呢？」錢五花子道：「我也這般想，但是不瞞鏡翁說，我一家五六口，單靠兄弟一人過活，倘然伏闕上書，各處的書院，是不能考的了，怎生是好？並且聽說天津一帶，已經有些外國人干預了。這外國專用一種綠氣炮，倘然觸著綠氣死了，一家大小，又靠著何人呢？」章木仁在旁插嘴道：「寤翁不必怕什麼綠氣，兄弟倒有個以毒攻毒之法，遇了綠氣，就用銅錢解他便了。」錢五花子笑他這話太沒來由了，便拍掌笑道：「如此麼，只借貴老師柳老夫子的頂子用一用就是了。」說著大家都笑了起來。冷鏡微沉下臉來道：「現在大事臨頭，列位休得只管取笑。寤翁所少的是銀子，我這裡撥兩千給寤翁安家，其餘的一切用度，不管幾個人同去，那銀子都在我身上。事不宜遲，今晚就打電報到杭州，稟明瞭家父，撥著匯票，後日就好動身了。」錢五花子聽得眉花眼笑，很恭維冷鏡微幾句，就是章木仁、魏瑚篋等八個人，也願意同行。

到了明晨，冷竹江的回電到了，因為兒子乾這驚天動地的事業，一共匯到了十萬銀子，搭上輪船，到上海招商碼頭歇下，知道天津輪船，須到第三日才開，便到各處閒逛。這日逛到十六浦，錢五花子見那彩票店裡，掛了一張招紙，說是湖北對號單已到，便向章魏兩公道：「我們三個人，合買的一條湖北票，不如就在此對號罷。」原來那票子收在魏瑚篋身上，向前一對，恰好是一個頭彩。三人喜歡極了，同到公司總分局裡，領了五千洋錢，運到棧房，花去三塊洋錢的車費。錢五花子，找著書箱裡一本行素軒的筆算，攤在桌上，算了半天，說是五千塊錢，去掉車費還剩四千九百九十七塊，每人應得一千六百六十五塊。餘下的兩塊，兌成角子，是二十一角零十六個銅錢，每人應得七角零五個銅錢，分成三份，擺做三堆兒，聽各人自餽錢五花子本想多賺一個錢，卻被魏瑚篋使了個小捉狹，把錢五花子那邊的一堆，落去了一個銅錢。錢五花子把洋錢收了，便獨自拿了一角公賬的洋錢，坐了車到公慎銀號裡，存著生息，把整塊的都存了。空下來的便掏出來一數，實指望是個七角零六文，數來數去，只餘得五文。把衣襟上各處的袋子搜過了，又搜到扇袋裡，眼鏡殼子裡，只是不見。銀號裡的伙計，見他張惶失措，問他什麼失了。錢五花子高聲應道：「失去了一個銅錢。」說罷，把滿號的伙計都引笑了。錢五花子覺得不好意思，便悶悶的出來，左思右想，想不出是哪裡掉落的。低著頭只管向前直走，不提防走到茂源酒店門首，一個聚樂園的伙計，頭上頂了幾碗蝦仁面，被錢五花子一碰。錢五花子的力氣本來很大，碰翻了碗，把碗裡的麵條子，直衝到五六尺外面去，掛在一個客人的身上，把渾身的衣裳都糟踏了。那客人卻是個包探，便喊了一紅頭，押到捕房去了。錢五花子的彩錢，已經存著銀號，衣袋裡只有公賬裡的十五塊，盡數的給了包探，才放他出來。垂頭喪氣的到了棧房，已是三更向後，大家訪問情由，他只是低著頭不講。忽見賬房裡領著一人進來，那人一見錢五花子，便上前扭住道：「你倒會躲呢？你押在巡捕房裡，惹得我等了八九個鐘頭，拿我的碗還我呢。」虧著旁邊的人扯開了，在公賬裡賠去一塊錢。這裡章魏兩人，嘴是最尖的，一路進京，時常給他開玩笑。到了京城，找了個高升客棧住下。錢五花子早把平日做的課卷，集合了一萬幾千言，請那章木仁謄了一個本章，投進了通政司的衙門。通政司的堂官，打開一瞧，內中別樣條呈，不過是書呆子的見識，有些酸氣罷了。只有一條，是裁撤宦官以清內政。那堂官才看到這八個字，氣得那手撲籟籟的顫，落在地板的一塊濃痰上面，趕忙揩好，湊巧把章木仁的木字，揩去了一捺。便吩咐差官，把這上本章的九個人，騙到衙門裡，拿著一張名片，連人和本章，送到一個當權的宦官家裡。那宦官正從內務府出來，到上房裡和他的妻妾閒談，一見了這件事情，趕忙走到裡邊，運動了一個假上諭出來，交刑部審訊，臨訊的那天，冷鏡微看那刑部尚書，是他的一位世叔，名叫姬訥庵。這姬訥庵的家世很微，父親是個牛經紀，姬訥庵幼年失父，僱在冷府做個伴讀的書童，天姿很好，冷鏡微的祖父，收他做個義兒，二十一歲，便點了一個傳臚。那時冷鏡微年方六歲，跟他祖父在山東巡撫的任上。姬訥庵得意之後，不免到山東走走，打個秋風，巡撫公邀請了許多紳宦，在衙門請酒。湊巧衙門有一幅對聯，寫得極好，下款是受業張國肅謹書。

姬訥庵指著問巡撫公道：「這位張國肅，是哪處人氏？把這肅字讀成一個才字。冷鏡微不等他祖父開口，就撲嗤的一笑，引得滿席的人，沒一個不撲嗤的一笑。冷鏡微慢慢講道：「世叔這個該讀茲字呢，《詩經》上有鼎及肅，《爾雅》上有圓掩上謂之肅，難道世叔忘記麼？」說得那姬訥庵臉上紅一陣，白一陣的，好不自在。散了筵席，仔細一想，好好場面，被這黃口小兒坍倒，自然引為生平之恨。這番見了本章上的名字，隔了十多年，把前事倒忘懷了，想起從前巡撫公的恩義，很想開脫於他。本來冷鏡微的名字，因為別人都不肯居首，便把他寫做第一，姬訥庵卻從尾一個問起。一直問到第七個，都滿口扯謊，是自己的名字，被人家誤寫的。那第七個就是開首創議的錢五花子，他的話更說得高妙了。他說自己的祖父，是南京有名的理學，他父親臨終的時刻，曾經拿著一本書和一块圖章，交給他的，說著便將那書呈上，卻是一部手抄的《朱子近思錄》，又拿出那塊圖章來卻是位思軒之印五個篆字。姬訥庵見這兩件東西，登時叫他站起，喊那第八個道：「章才仁。」章木仁摸不著頭腦，不敢答應。姬訥庵勃然大怒，說道：「這斯休得要裝聾作啞，喊你的名字，為什麼假癡假呆的？」章木仁是貢生加的五品虛銜，便道：「職貢不叫做才仁，請大人仔細。」姬訥庵細細一瞧，把那本章擲下道：「這不是才字是什麼？」冷鏡微聽到這句，忽然觸起前十年的事來，禁不住便哈哈的大笑一聲，姬訥庵接著冷鏡微一笑，斗然把前事也提上心來，面皮氣得金黃色，拍著桌子，大喝一聲道：「你這斯在法堂之上，膽敢侮慢官長，把本部堂嘲笑麼？我且問你這本章是你的主筆不是？」

冷鏡微把兩眼望了錢五花子幾下，錢五花子道：「冷鏡微休得抵賴，盡了孝便不能盡忠，盡了忠就不能盡孝，既然充當好漢，便要拿出些好漢的氣概來。」一篇話把冷鏡微的眼淚，幾乎說得落下來。姬訥庵又問道：「這本章是你的字跡不是？」冷鏡微把兩眼望了章木仁幾下。章木仁道：「我叫章木仁，這本章上寫的是章才仁，難道自己寫自己的名字，也會錯的麼？大丈夫一人做一人當，你既然要做大丈夫，須要把《孟子》上威武不能屈的道理記好呢。」一篇話把冷鏡微的眼淚說得要忍也忍不住了，便在堂上放聲大哭。你道冷鏡微哭的什麼？他哭的是人心世道，都有江河日下的勢頭，並不是為著自己一身的利害。